

# “寻人总司令”隋永辉：找到人不是最终目的，团圆才是

(上接1版)

## 圆 满

8月2日,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晴川街123号的西湖公安分局,永辉工作室位于分局一楼,门口一块牌匾写着:情系群众、助力团圆。

工作室不大,大概30平方米,墙上只挂了两面锦旗,更多的锦旗被隋永辉整齐地叠放在书柜上,有八大捆,快挨到天花板。



隋永辉皮肤黝黑,讲起话来嗓门很大,脸上还会挤出深深的法令纹。他向记者招了招手,半小时前,他回访了一名当事人,听到对方的好消息,隋永辉笑得一直没合上嘴。

2006年,隋永辉从部队转业成为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一名刑警,那年35岁。2014年,隋永辉接到“启东警务”的人驻邀请,这是个全国警务协作网站,因杭州警方信息技术开发早,隋永辉就热心地在网站上帮同行研判分析线索。后来,隋永辉被推荐成为副站长。

2014年年底,“启东警务”开年会,央视《等着我》寻亲栏目负责人慕名来见隋永辉。

一开始,隋永辉婉拒了,“我对寻亲没半点接触,不懂。”

看了节目组发来的几期节目视频,这个山东大汉掉眼泪了,他答应试试看。各方经过沟通,决定让隋永辉来做牵头联络员。

隋永辉是“既然答应就要全力做好”的性格,在之后的6年里,他用业余时间帮助5000多个家庭重聚团圆,“寻人总司令”的称号由此叫开。

2021年,永辉工作室成立,隋永辉开始全职寻亲。

隋永辉刚刚回访的事情,发生在2021年,这是一件让隋永辉觉得圆满的寻亲案。

当事人叫刘古(化名),他有个亲弟弟刘浩(化名),两人父亲叫刘军(化名),父子三人都是安徽人。

当年6月,隋永辉接到刘军的求助。他说,刘浩8年前到绍兴打工,此后杳无音讯。而2021年,患有口腔癌晚期的刘军自知时日不多,唯一的心愿是找回刘浩,见上最后一面。

隋永辉展开了调查,得知刘浩是24岁时去的绍兴,入职了一家工厂,在一次体检当中,被告知身患重症。刘浩不想拖累家人,辞了工作,扔了手机,开始流浪生活。

隋永辉想方设法找到了线索,发现刘浩还留在绍兴,每天凌晨1点拎着塑料袋在街上捡拾垃圾。

隋永辉联系了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府山派出所副所长陈超。陈超在街上蹲点,找到了刘浩。

这个案件最后有4个“圆满”的结局——

刘浩回到了父亲的身边,陪着刘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23天时光。

刘古带刘浩做了体检,发现是一场乌龙,刘浩没得重症。

刘古让刘浩跟着他一起送外卖、进厂打工。再后来刘浩有了女朋友,现在快结婚了。

刘军的临终“心愿”达成了。他躺在病床上,颤抖着拨通了隋永辉的电话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2021年6月的一个上午,7点15分,我刚到单位,就接到了刘军的电话,他用非常虚弱的声音,一字一顿地说‘隋警官,谢谢你’。那时,我的钥匙刚刚转动工作室的门锁,眼泪就掉在了手指上……”说着,隋永辉把头转向了窗户,用手背擦了擦眼睛。

## 遗 憾

寻亲10年,隋永辉见过了太多的离别和泪水,也见证了很多拥抱和重逢。

永辉工作室靠墙的档案柜上,整齐摆放着上千份寻人档案。办公抽屉里,被求助信和感谢信塞得满满当当。隋永辉的荣誉证书和奖杯已经多到无法全部在柜子上展示,一大部分被塞到了角角落落。

但即便是见多识广的“总司令”,也有自己的无奈——圆满的结局总是少数,他更多要面对带着遗憾的结局。

隋永辉走到档案墙前,抽出2022年的一份档案,再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——殡仪馆的缅怀台上放着一个骨灰盒,三名中年男子蹲在地上,面朝缅怀台。

2022年,徐州的一对兄弟来找隋永辉,想找失踪10年的母亲。

之前,父子三人轮流骑三轮车全国寻母,后来父亲倒下了。

隋永辉是兄弟俩最后的希望。他们说,母亲精神有些问题,经常提着装有砖头的蛇皮袋到处游荡。他们曾在江苏徐州发现过这样两个蛇皮袋,后来线索就断了。

隋永辉通过技术比对,在湖北孝感一家救助站内找到了疑似人员。

可是,从徐州新沂到孝感,700多公里的路,一个没钱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去那么远的地方?隋永辉联系当地救助站询问体检记录,该女子的病历本上写着,颈前区有6厘米长的手术疤痕。

“妈妈做过手术,是有疤的。”听到兄弟俩的答复,隋永辉基本上可以确认了。

可遗憾的是,救助站传来消息——这名女子5年前就去世了。

兄弟俩想要回母亲的骨灰,隋永辉却犹豫了,“一开始我不知道要不要继续,因为我寻人一般是帮助双方相认。可我转念一下,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团圆呢?”

隋永辉决定帮一帮兄弟俩。

女子的遗体是在医院火化的,按照规定,骨灰经过3个月公示无人认领的,医院有权自行处理。隋永辉联系了福利院、救助站、医院、殡仪馆,最后殡仪馆馆长被隋永辉的坚持打动,找到了这名母亲的骨灰盒。

小小的骨灰盒子分隔了天和地,也交织着遗憾和圆满。兄弟俩连夜赶到孝感,在殡仪馆做了简单的告别仪式,后来将母亲的骨灰和父亲的合葬在了一起。

寻亲,无非两种结局,找得到和找不到。还有一种结局,是隋永辉觉得最遗憾的——找到了,却不能团圆。

有户人家在女儿3个月大时送他人抚养,女儿长大后成家立业,想见见自己的父母。隋永辉找到了生父母,却吃了“闭门羹”。

有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十多年,隋永辉找到人后,对方却告诉他,其实偷偷回过几次家,只是没有进去,“想家,但不想回去”。

……

隋永辉能理解——时间酝酿出复杂的感情,父母的愧疚、思念与担忧,孩子的怨恨、思乡与谅解,哪一种情感胜出,决定了故事的结局。

“找到人只是开始,团圆才难。”



## 等 待

隋永辉是个大忙人,即便每天不午休,夜里工作到凌晨2点,还是有找不完的人,接不完的电话。

记者采访期间,隋永辉的手机就响个不停,有来寻求



帮助的,有来咨询寻亲进度的,也有来向他道谢的。

相比于打电话,隋永辉更喜欢在微信上和当事人交流。每次回到家,他都往沙发上一坐,儿子在一旁看电视,他就用手机工作。

妻子起初以为隋永辉是在“玩手机”,直到2021年,隋永辉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,他的名字在媒体上频频亮相,妻子最终理解了丈夫这份工作的意义。

寻人是一场时间与情感的博弈,唯有双向奔赴才是解药。等待,等的是一份解药。

隋永辉办理的数万件寻亲案件中,还有80%的案件没有结果。他在等待数据比对的结果,也同样在等待当事人的“转变”。

辽宁大连丹东一名80多岁的老母亲,前阵子跟她的二女儿两次飞来杭州,要隋永辉找大女儿。有效线索少得可怜,只知道大女儿是1973年正月初四出生,生下来几天后委托当地的人送给别人抚养,知情人早些年就去世了。

隋永辉后来找到了一个模糊的目标——一名在广东广州的女子。

他将该女子的照片与老母亲和二女儿比对,相似度在60%以上。当地警方的档案显示,女子确实是土生土长的丹东人。

警方联系上女子,可对于出生问题,女子表示不想过多讨论,随后挂了电话,再也没能打通。

隋永辉遇到过许多“不愿回家”的人,他都问过同样一个问题,“会不会想家?”出乎意料的是,超过九成的人说,“会想。”

血浓于水的亲情,其实藏在每个人的心底。

隋永辉想再等一等,等女子转变态度,“我会给她做做心理工作,哪怕她能答应见上老母亲一面,也能弥补遗憾的结局”。

隋永辉喜欢跑步,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去夜跑。跑累了,他会到公园里的长凳上休息,有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,陷入沉思——

或许那些“不愿回家”的人,也会在某个夜里,跟思念他们的亲人们望着同一个月亮,想着同一件事情……